

不到最后一刻，
永远不要试图猜测真相

食罪者

SIN
EATER

5

宇尘
著

任何匪夷所思的事件背后，
必然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罪惡 (90) 罪惡 (90)

罪惡 (90) 罪惡 (90)

罪惡 (90) 罪惡 (90)

罪惡 (90) 罪惡 (90)

罪惡 (90) 罪惡 (90)

食 罪 者 ⑤

宇
尘
著

SIN

EAT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食罪者. 5 / 宇尘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0.1

ISBN 978-7-5699-3550-9

I. ①食… II. ①宇…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08973 号

食罪者 5

SHI ZUI ZHE 5

著 者 | 宇 尘

出 版 人 | 陈 涛

责任编辑 | 张彦翔 周连杰

装帧设计 | 仙 境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河北照利印刷有限公司 1303103081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00mm × 990mm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218 千字

版 次 | 202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3550-9

定 价 |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本来是一起根本不应该发生的血案。它拷问着站在这个法庭审判席上和没站在审判席上的每一个人的心灵。一个人的冷漠自私似乎不可怕，一群人的冷漠自私却足以演变成最凶残、最扭曲的凶手……

目 录

第一章 红衣女孩儿	001
第二章 异梦	025
第三章 封杀	041
第四章 灰烬中的咒语	059
第五章 骨瓷酒壶	075
第六章 诡影又现	099
第七章 狡猾的雕刻师	119
第八章 梦魇	141
第九章 2号疑凶	165
第十章 欲擒故纵	185
第十一章 暗袭	215
第十二章 替身综合症	241
第十三章 双重人格	257
第十四章 骨瓷揭秘	281

第一章 红衣女孩儿

1

2016年，平江市发生了一起少女失踪案。

这件看似普通的失踪案可能在每一座城市，甚至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但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会演变成那么恐怖的事件。

这个失踪少女只有十三岁，她辍学在家，跟妈妈靠卖手抓饼为生，她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弟弟，还有一个得了肺尘病卧床在家的父亲。女孩儿是在某天傍晚失踪的，当时她穿着一条红裙子跟她妈妈在一起，但市场环境很乱，谁也没注意她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这个女孩儿性格泼辣，甚至敢跟抢她家东西的城管打架，所以刚开始大家都没太当回事，后来一连过去了三天，女孩儿依旧音讯皆无，这时女孩儿的母亲才着急起来，那些一起出摊认识他们的小商小贩也都跟着四处打听。结果没过几天，听到了更不好的消息，就在女孩儿失踪一周后，有人听说附近有别的女孩儿也失踪了。

大家基本上认为有两种可能，女孩儿要么是被人贩子绑架了，要么

是遇到色狼了。

在女孩儿失踪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几个住在附近的小商贩收摊后聚在一起聊起了这件事。有一个菜农忽然想到了一个找小女孩儿的办法，其他人问他什么办法。

他说：“请碟仙。”

大多数人只是听说过碟仙，好像是能请来某种神灵回答各种问题，但具体怎么请，谁也不知道。

菜农说：“我听别人说，算命的刘瞎子知道怎么请。”

于是他们找到正摸摸索索收摊准备回家的刘瞎子，说明来意后，刘瞎子立刻就答应了。他家住得不远，回家拿了几样东西就回来了。

一个白色的小瓷碟、一支毛笔、一瓶红墨水、一根蜡烛和一张画着黑色大圆圈的白纸。

几个人找了一个盒饭摊的小棚子，里面正好有张桌子，刘瞎子把白纸平铺在桌上，让人点燃蜡烛。众人凑近了仔细看，才发现那个黑色的大圆圈其实是由密密麻麻的字组成的。

刘瞎子把小瓷碟倒扣在白纸上，摸索着放在圆圈中心，他用毛笔蘸着红墨水在小碟子上画了一个箭头。

算上刘瞎子一共五个人，三男二女，众人各找凳子，围坐在四周。

开始前，刘瞎子强调了几点注意事项：

1. 所有人都要问问题。
2. 不能问和碟仙本身有关的事情。
3. 在问问题时千万不能睁眼。

4. 不能心生杂念。

菜农忍不住问：“如果心生杂念会怎样？”

刘瞎子翻了一下浑浊的白眼珠：“那可能请到的不是神仙，而是鬼魂。”

刘瞎子说完这句话，其余几个人都感觉背后发凉，心生怯意，但事已至此，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来。

在刘瞎子的指挥下，几个人把各自的右手中指放在倒扣的碟子上，口中默念三遍：“碟仙，碟仙，请出来……”

过了几分钟后，纸上的碟子忽然仿佛受到了一股外力，众人的指尖明显感觉碟子在纸面上缓缓转圈。

这就说明，碟仙已经请来了。

刘瞎子首先开口问：“大仙，您知道我们这儿丢了一个女孩儿吗？”

当他开口问的时候，碟子就不动了。问完问题，碟子又开始缓慢移动，然后静止在纸上某个地方。

众人睁开眼，看见碟子上的红箭头所指的是一个“知”字。

大家又闭上眼睛，坐在刘瞎子左手边的人紧张地问：“大仙，您知道这个女孩儿现在在哪儿吗？”

碟子又开始缓缓移动，走到一个位置，停住了。

众人缓缓睁眼，看见红箭头指着的地方写着“阴”字。

大家的心一下子都揪起来了，这个“阴”是代表阴间吗？

就在众人惊疑不已时，那个菜农忽然大叫一声，坐翻了凳子跌在地上，大家都被他吓了一跳，连忙问他怎么了。

他哆哆嗦嗦地说：“我刚才抬头……看见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儿站在老槐树那儿……跟王姐丢的女儿长得一个样……”

大家急忙往街边的歪脖槐树下看，哪有什么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儿，连个人影儿都没有。大家都说菜贩子看花眼了，菜贩子却一口咬定刚才确实有个红衣小女孩儿站在树下。

这时候刘瞎子发火了，捶打着桌子骂道：“我告诉你们的都忘了吗？请碟仙万万不能分心，问完了还要送走呢。现在完了，碟仙没送走，咱们要倒大霉了……”

众人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菜贩子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上初中的女儿被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儿领走了。

他在梦中吓醒了，此后几天坚持送女儿上学放学，寸步不离地跟在女儿身边。没想到第四天，女儿还是离奇地失踪了。

这件事不胫而走，附近的人都议论纷纷，说菜农看见的那个红衣女孩儿就是没送走的碟仙，是她把菜农的女儿领走了。

“是丁先生吗？我是物业的，您家上星期有一个快递，可家里没人，快递员打您手机也没人接，就暂时放在物业这儿保管了，您什么时候方便来取一下吧。”

早上8点多钟，丁潜正在给自己做早餐，接到了物业打来的电话。

上个月他家没人。本来蒋雨馨邀请他去燕京玩儿，没想到卷入了一桩诡异的密室杀人案中，从燕京折腾到上海，又从上海折腾到新疆。案子完事儿后，他在燕京简单休息了两天，昨天晚上9点才坐飞机回来，

刚在家住了一晚上。

丁潜不记得自己最近在网上买过什么，也没跟什么亲戚或是朋友联系过。

他翻了翻手机上的未接电话，并没有快递员给他打过电话，他的手机卡可是全国漫游的，怎么可能接不到电话？这个疑惑在脑子里一闪而过。之后丁潜换好衣服快速下楼，打算先去物业那儿拿快递，再开车去医院。

来到物业后，发现是一个 EMS 的快递文件夹，里面鼓鼓囊囊的摸不出来是什么。

他看了一眼寄件人，写的是“倪明”。

他不认识这个人。

2

“倪明……匿名？”他暗自琢磨这个名字，又看了一眼寄件地址，地址倒是写得很清楚。

塔西区黄河大街天河路 135 号。

还是从本市寄出来的。

但是，当丁潜的目光落在收件人的名字上时，心里却一震，收件人那栏上填着“温欣”。

温欣！

这封邮件竟然是寄给温欣的，这个叫倪明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不知道温欣已经去世了吗？

丁潜拿着邮件匆匆离开物业办公楼，钻进自己的车里，迫不及待地拆开邮件，想看看里面到底装着一些什么东西。

邮件里装着一沓照片、一封手写短信，还有一个牛皮纸包，裹了好几层，又用胶带缠绕粘好，拿着沉甸甸的，摸不出里面是什么东西。

丁潜先拿起那几张照片看，前几张照片上都是同一个男人，大约四十岁上下，剃着短头，长得很精神，目光深邃有神，眼角带着一点儿鱼尾纹。他穿得很普通，一件发旧的灰毛衣，怎么看都感觉跟他的气质有点儿不相称。

他坐在一张棕色方桌后面，目光沉稳老练，透着几分沧桑。背景好像是一间不算大但很空荡的房间，雪白的墙壁看得很刺眼。

男人的目光看着镜头的方向，有些心不在焉。

这个人是谁，难道就是寄件人倪明？

第四张照片，是这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合照。

一看到这个女人，丁潜的心头就顿起波澜。

这个女人就是温欣。

她穿着过去上班时经常穿的蓝色小风衣，垂肩的梨花头，大眼睛弯成月牙形，带着淡淡的笑意站在这个男人身旁。

另外还有两张合照都大致相似。

他们两人的身体并没有紧贴在一起，始终保持着一点儿距离，说明他们还没有那么熟。

丁潜又往下看，后两张照片是这个男人站在一扇黑色的大铁门外，面容似乎比前几张照片更苍白、消瘦。

可是丁潜一看到他身后的背景，心头又是一震。

虽然大门上没写什么字，但看着好像是监狱或是看守所那种风格的。丁潜跟宋玉林合作的时候，没少进这种地方跟嫌疑人见面，再仔细看这个男人的神情和穿戴，确实很像一个在押的犯人。确切地说，应该是在看守所门外，真正在监狱被判刑的犯人必须穿囚服，在看守所的一般都是嫌疑人，对服装要求没有那么严。

可是温欣跑到看守所见嫌疑人干什么？丁潜从来没听她跟自己提过这件事。

温欣是那种多重性格的女孩儿，平时温顺起来像只猫，偶尔又带点儿小狡猾，喜欢偷偷摸摸鼓捣出点儿出人意料的事。这可能跟她的工作有关，她是《蓝京都市快讯》的名记者，性子好强，平时没事就惦记着挖新闻，搞点儿新鲜课题什么的。一般来说，她干什么都会跟丁潜说一嘴，但是这件事她却守口如瓶，一点儿信息都没透露过。

她现在人已经不在，却有个自称倪明的犯人莫名其妙地给她寄来一个邮包，倪明十有八九就是“匿名”的谐音。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温欣当初找他又是去干什么？

丁潜当然没办法去问温欣。

他又拿起了那封信。信很短，是这样写的——

温小姐你好：

自从上次一别已有两年未见。不知你近况可好？

前几日忽然想起当初与温小姐的承诺，本想当面把东西奉送，却想数年未见，故人生疏，温小姐可能有所不便，我就改成了邮寄。如果温小姐收到，还算满意，也欢迎来鄙舍做客。

骨洞居士

一封文绉绉的信，落款自称“骨洞居士”。丁潜倒是知道，自古以来文化人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超凡脱俗，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别号，就跟演员的艺名一样，什么青莲居士、九华山人、半山老人、苦瓜和尚，但“骨洞居士”这么古怪的别号他还是头一次听说。

他拿起了那个包裹了里三层外三层的牛皮纸包，里面好像装着很重要的东西，掂量了掂量感觉还有点儿分量。

他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外面的胶带撕开。

打开牛皮纸包，里面居然是一串手珠。

象牙白的串珠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可以在手腕上绕两三圈，拿在掌中，手感温润滑腻。

难道是温欣当初跟这个骨洞居士要了一副手串？丁潜翻来覆去地看着，他对古玩一类的东西略知一二，不是特别在行，弄不清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不过摸着既不像玉石玛瑙，也不是珍珠翡翠，怎么觉得有点儿……

一个毫无征兆的念头落进丁潜的脑海中。

难不成这是……

“你要送我东西？”柳菲本来是一张半死不活的冷脸，听说丁潜要送她东西，惊讶得眼睛一下就睁大了。

看来这世上只有矫情的女人，没有不能收买的女人。

丁潜把那串手珠递给了柳菲。

柳菲接过来看了一眼，眼睛瞪得更大了，之后又仔仔细细地用手摸了一遍，才问丁潜：“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你先别管，你喜欢不？”

“别开玩笑，你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吗？这是骨头做的。”

“真是骨头做的？”丁潜心中一惊，他本来是有点儿怀疑，但不确定，所以才拿给法医柳菲瞧瞧，“那你不能看出来这是什么骨头？”

“这个我也说不好。它的质地肯定是骨头没错，但是这些骨串上都有切割打磨的痕迹，我不知道这些骨头原先的大小。你要想知道具体是什么骨头，我得鉴定一下。”

“那就麻烦你了。”

柳菲妙目流转，瞥了他一眼。

“我就知道你不会平白无故送我东西，果然就是来麻烦我的。”

丁潜与人为善地笑了笑。

柳菲拿着那串手珠来到实验室，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了一番，又取了一些骨渣做了化验。

忙活了一阵儿后，她把丁潜叫进化验室，面色凝重地说：“现在我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这是人骨。”

3

“人骨……”尽管丁潜有过这方面的猜疑，但得到柳菲的证实后，还是暗自吃惊，“那这些珠子都是哪个部位的骨头？”

“这些骨珠的厚度将近一厘米，坚硬度也非常高，应该是头盖骨。人的骨头中，头盖骨是最坚硬最厚的。如果用人骨来做手珠，头盖骨无疑是最理想的材料。还有一些骨珠是眉骨，这块骨头的硬度也非常高……你这串珠子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面对柳菲的疑问，丁潜随口说道：“哦，是一个喜欢古玩收藏的朋友从古玩市场淘来的，借我玩儿两天。”

“古玩？什么年代的古玩？”柳菲追问。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怎么了？”

“包括人在内，所有动物一旦死后没有了养分供应，骨质就会逐渐疏松，骨密度降低，哪怕是去世十年二十年的人，也会比正常标准值低很多。不过，你手里这串骨珠没有多少损失，骨头的所有人也就是最近几年死的。”

“哦，是吗，那可能是他淘来的假货。我现在赶紧去告诉他。”丁潜不敢待在这里了，就柳菲那股聪明劲儿，再问几句他就露馅了。

他从试验台上一把拿起那串手珠，扭头就走，也不提给柳菲的事儿了。

出了公安局，回到车里，他把那串手珠扔在副驾驶座位上，这才能